

主月年 · 心理 · 人生丛书

心灵的历程

从一九七六年走来的中国青年

宋铁航 李靖 刘铁国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青年·心理·人生丛书

心灵的历程

Xinling de Licheng

从1976年走来的中国青年

宋铁航 李 靖 刘铁国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½

印数: 1—4,84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建新

责任校对: 宋毓培

封面设计: 杨丽珠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0568-X/C·50

定 价: 2.95元

目 录

第一章 怀疑的精灵	1
一、宣泄的怀疑	1
二、历史的馈赠	19
三、走出伤痕	28
注释	38
第二章 社会的早产儿	40
一、过去了的故事	40
二、日本电器和香港流行歌曲涌进 来后	59
三、西方理论思潮热	68
注释	76
第三章 生活的觉醒	78
一、人间烟火重燃	78
二、美的回归与闲暇生活	84
三、热点寻踪	96
四、走向七彩生活	104
注释	115
第四章 冲出误区	117
一、一个历史的词汇：逆反心理	117

二、社会思想的边际：“代沟”	124
三、人的现代化	136
注释	156
第五章 寻找回来的世界	159
一、血的呼唤：还我青春！	159
二、一代人的心事	163
三、主体性思潮	171
四、时代的激荡	176
五、超越生命	189
注释	201
第六章 人才新生代	204
一、“减去十岁”——中国的幽默	204
二、成才“热”潮	207
三、崛起的一代	221
四、中国人才学	237
注释	246
第七章 灵魂的工程	248
一、时代青年：怎样评说	248
二、历史与现实：思想政治工作的 地位	266
三、内容与方法：青年教育的科学 与艺术	278
注释	295
作者与编者的对话	298

第一章

怀疑的精灵

一个痛苦的青年在寒冷的季节
喊出了一句震惊中国的诗句：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一、宣泄的怀疑

1.1 1979年。3月。社会刚刚从寒冷的季节中走出，许多人的心头依然飘着雪花。

冬天留给人的记忆是可怕的。人们关切天气预报，惟恐再出现一次新的寒流。“春捂秋冻”，老人以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叮咛孩子。那些想扔掉冬装，在春天展示自己青春活力的青年，无例外地得到善意的、严厉的告诫。

就在这冬与春相峙的时候，一个青年诗人的呐喊却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三月号的《人民文学》在无数的年轻人手中激动地传递着，翻抖着，因喊了十年“万岁”而显得沙哑的喉咙在低

吟着，狂啸着……引起他们心灵颤栗的是一首
“不信天、不信地”的《回答》：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在那个消灭怀疑的年代产生这样的怀疑，是
多么使人震惊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一不一相一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风暴降临了，不是在天际，而是在心灵。这首诗
在读者中间掀起了狂涛。在激动者中间引起了
巨大的激动，在愤怒者中间引起了无比的愤怒。

1.2 有同志一下子抓住了问题，断言：
这是怀疑的一代！做出这种结论的人，有的极言
其好，认为怀疑好得很，这是觉醒的一代；有的
则极言其糟，认定这是一股有害的思潮，并发出
令人无法反驳的诘问：难道人不吃饭要饿死你也
怀疑吗？难道……？

怀疑，表明思想处在摇摆之中，不再那么
“坚定”了。因而又有对这代青年的新概括：迷惘

的一代。这个说法可能是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借用过来的，听起来似乎多少有些怜惜的意思在里头，情绪也不似指责怀疑的一代那样激烈。

然而，也有直截了当的说法：垮掉的一代。这个说法被许多人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接受，可又“查无实据”。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只要有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什么人，它就同奖金、江青、老李家的二小子怎样等等一起被咀嚼。

有一位老工人在街头叹息：“现在这帮年轻人呐，真不象话！”这朴素的语言来自朴素的直观。在一些岗位负责的同志，其忧虑却来自多方面的令人不安的情况。他们翻看着各类简报、汇报，材料使他们紧锁眉头……

这是怀疑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吗？在感情的波涛已经平歇的今天，让我们借助理性之光重新观照这扑朔迷离的一代吧。

1.3 那首引起大面积激动、愤怒的《回答》，实际上成诗于1976年。这是一个没有诗的年代。

1976年，中国的天空是蓝的吗？北岛站在黑沉沉的大地上，发出了“我——不——相——信”的火山爆发式的宣言。

十年了，啼哭出世的婴儿也该知事记事了

进入如花的少年；少年也该希望失望迷惘怀疑走入自己为自己作出判断的青年。一切都不再新奇：关于天、关于雷的自然，关于苦难、关于信仰的社会，关于梦、关于命运的人生……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伤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真的不再新奇，也就不会再有带着希冀的探索。可是没有了少年时代纯真的眼睛里的新奇，却酿成了撼天动地的怀疑！这是失望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它包含了历史发展中可贵的叛逆精神和否定精神。评论家何西来写道：也许年轻人过于看重了历史运动中的消极因素，太多地流露了悲观和感伤的情调。然而，字里行间却仍然活跃对新世纪的理想的渴望。不然，他的否定就不可能那样执著、彻底、偏激。①

这真是知音之言。若干年来，有一些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为了反对怀疑思潮，竟拿出了

许多诸如“难道人不吃饭要饿死”之类雄辩得很的话，来问上一气“你也不相信吗？”面对具有深刻内蕴的诗句，却以肤浅的理解来分析，这怎么能不造成扭曲和错位呢？

也许北岛的诗给人的印象过于沉重，也许人们不欣赏其明显的偏颇。青年诗人舒婷向同代人伸出了手，她从生活的另一头，极力展示世间可以让人欣慰的方面：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暴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许多同志从这首诗里看到了希望。北岛则退而居其次。1986年9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重新发表了北岛和舒婷的这两首诗，将舒婷的答诗放在前头，北岛的诗却放在了后边。这种并非随意的安排，是不是有几分“意思”在里面呢？

其实，北岛的诗回顾了梦魇，而舒婷的诗则在展示醒来后的期冀。北岛以极其凝炼的、富有穿透力的语言，将一个动乱、悲惨的年代所留下的沉重感受有力地表现了出来。相比之下，倒是舒婷的答诗虽然抒发了对生活的热切肯定，力度却未免弱了些。^②

青年诗人徐敬亚在分析《回答》、《这也是一切》时说：“很多人曾把这两首诗作为两种不同的形象来理解，那是不了解青年诗人，更不了解当代青年！”他说：这两首诗对于全部新诗人的创作思想来说是典型的，是一代人心目中统一信念的两束折光：对假丑恶的彻底背叛与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③

要理解北岛们所表现的叛逆情绪，必须理解他们所叛逆的“过去”。诗人也许是偏颇的，但我们却不应用偏颇的情绪去指责诗人。

1.4 在终于走出严酷的冬天之后，上一辈人显得激动而平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为又一次走进春天的季节而欣悦，多年前的温暖的回忆足以捂热他们冻僵的肌肤。他们“把长长的身影留在后头，愉快地回头一挥手”，说一声：“我不怨恨”。而青年则显得冷漠而激动，主宰他们梦乡的并没有多少人间的温情，而是“造反”阶

级斗争。冻僵了的是他们的心灵，他们并没有多少新梦可寻，面对的是冰冷的现实。于是他们敏感地提醒人们：“我不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春天的谎言。”（北岛）

“文革”以后，一代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财产几乎都已荡然无存的废墟，扯去若隐若现的布幔，会使人惨不忍睹，难以自持。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历史，就造成了也许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失望和怀疑。

他们对旧有的一切都不再相信。他们带着传统给予的教育与现实碰撞之后的疑惑，发出了对生活直率的质问。都说是寒酷的“冰川纪”已经过去，“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理想在现实面前破碎，这就出现了青年一代必不可免的顿悟与觉醒。

徘徊、苦闷、反抗、激愤、思考……这是一代人刀削斧砍的心灵图景。屈辱欺瞒的时代挤压扭曲造就了受屈辱、受损害、然而却是压不倒、更骗不了的魂灵。对一切强加于他们的东西，他们表现出强烈的逆反。不再相信天是蓝的、梦是假的，久被欺骗的灵魂要推翻一切枷锁，要重新按照自己的眼睛去认识真实的世界。对过去的欺骗，他们做了最彻底的清算：“我一不一相一信！”

1.5 在经历了长久的思想、情感、语言的禁锢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可以向世界吐露真情，可以呼号出自己心中的隐秘的声音，这该是令人何等地激动啊！

郁积在心中的怀疑被嘶哑地呼喊出来，宣泄出来。这情感的倾诉使许多青年感到无比的痛快。一些声音因长久的窒息而有些变调，一些声音也被失真地夸大。有的青年则陷入一种病态的快感中，听任怨恨情绪的一种非理智宣泄。

社会震惊了，被突然冒出来的这么多的怀疑！憧憬于新长征伟大构想的人们，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获得第二次解放的善良的人们，为新的时期竟招致如此的怀疑感到痛苦的愤怒；习惯于测报“敌情”的人迅速拉响了警报，在“左”的王国里如鱼得水的人们获得了重振声威的契机。

怀疑？这是“怀疑的一代”吗？不，这首先是“怀疑的时代”！

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他们就不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1.6 怀疑是一种世纪病。联邦德国社会学家H·谢尔斯基在50年代末曾把当时的西方青年称之为“怀疑的一代”。④美国学者D·贝尔认

为：如果70年代美国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主题的话，那就是对权威——职业化、专门技能、权贵人物法律的约束和传统道德——不是进行反抗就是抱广泛怀疑的态度（《国外社会科学》，1987，2）。

康德对18世纪末的描述，恰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写照：“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这种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权威的名义逃避这种批评，那么它们也只能加深人们对他们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由理性所作的自由和公开地审查的东西，才配享受理性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序）

思考与批判导致旧的价值系统的断裂以至崩溃，在观念形态上表现为困惑的危机。我们走入了理性精神开始显示力量的时代，无遗漏的怀疑使过去盲目信仰的一切重新经受审判。这理性的力量并不是多么神秘地飘然而至，而只是实践的力量使然。这实践是理性被吞噬后穷困的现实催发的新的理性的实践。在人的主体性彻底沦丧的时代过去后，人们站到了人道主义思潮、主体性思潮的旗帜下。

青年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们在“文革”中被夺走了一切正常发展的机会，成为极左政治的牺牲品、生活的弃儿。造成青年人生悲剧

的并不是明火执仗的劫掠，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诱奸。于是，青年生活的觉醒就表现为对这些“革命”的怀疑以至抛弃。他们“务实”了，他们要求“别来虚的”，过去的理想与信念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许多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曾指出：政治生活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最为重要的部分，极左政治对人们的生活施行无所不及的控制，人们的俗生活被高度政治化。所以新时期生活的变迁就不能不以政治命运的相反轨迹为表现，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这样。

于是出现了“危机”。关于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党的领导，关于信仰，关于信心，关于信任……

1.7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11月30日这一期上刊登了该报记者莫里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大字报显示出坦率态度》。他说：贴在北京“民主墙”上的大字报戏剧性地大量出现，使人们充分地注意到毛逝世两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些还没有变化。有些年轻人十分大胆，以至要求结束专政，甚至还颂扬美国和台湾的经济成果。这表明，在现政府重新评价以前的政策的鼓励下，有些人变得如此大胆。

美国《时代》周刊1980年11月10日这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学生信仰什么》。文章说：1979年和1980年9月，复旦大学学生会举行了两次民意测验，并将结果公布在该校的布告栏上，但很快又被下令取下，因为那些答案被认为对未来抱有明显的怀疑。在回答“信仰什么”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回答信仰共产主义。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相信命运，少数人说相信资本主义，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则回答“什么也不相信”。关于个人的前途，54%的人说“感到很渺茫”，有36%的人回答说“充满信心”。

几年以后，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学生理想问题的调查中，当回答“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时，在高中学生中，有47.4%的人选填“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居第一位；有12.7%的人选填“有美满家庭”；只有26.5%的学生选答“为共产主义而奋斗”。⑤

1979、1980年间，青年们的落脚点立足于“破”，兴奋点是民主。这一时期是被外界称作所谓“民主的春天”的时期。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文章，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场历史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冲击了极左思潮。12月召开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会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苦苦思索着社会问题的青年。

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翻了。彭德怀、陶铸等同志的冤案昭雪了。

“地富分子”摘帽了。“右派”平反改正了……

历史在颠倒，虽然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政治生活中的一连串重大事件戏剧般地变化，似一股股冲击波强烈地冲击着青年。“这件错了，那件就没有错吗？”被剥夺了十年的思考权力的人们在重新思考时，大量地进行着这样的推演。怀疑不可遏制地出现了。反思、怀疑、批判成为一股思潮，这股思潮从整体上看是由否定性思维主宰的。

青年在想：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吗，为什么会犯错误而且是如此严重的错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为什么与现实对不上号？

他们对自己有诸多困难的生活抱怨，对贫穷的社会现实不满，对搞特权、搞不正之风的人愤恨，对满嘴唱高调的人鄙夷。他们要找出造成这

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人得到了所谓的答案：党，党不行了，烂掉了，是党的领导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全在否定之列。这样的“论断”出现了：“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不如三民主义。”在竞选人民代表时，有人称“我祖宗三代都不是共产党员”，以此骄傲，而这竟然也获得了掌声。

一些青年的思考则深入得多。他们在思考：我们这个社会是怎样产生“四人帮”的，应该怎样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思。他们自称“从现代迷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关注中国的政治，对党、国家和人民表现出一种异常严肃的责任感”。他们呼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青年坚决地否定了极左政治中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极端政治化的价值观念和现代迷信，表现出他们敢于正视民族灾难的勇气，标志着一代青年已开始了对民族自强之路的热烈追求。在他们不乏偏激、片面的言论中，包含着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可贵的见解和设想。遗憾的是，这些也被看作为“动摇”甚或“危机”。这不能不使这部分青年在一个时期内感到委